

文

選

五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此第一

一篇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作嶠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善曰韋昭曰嶠謂二殽函

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濟曰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嶠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

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括也言能苞

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各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鬪諸侯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

曰關西為橫衡音橫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向曰

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

濟曰沒死也惠文王武昭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善曰李斯

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

也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善曰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

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

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竄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

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竄

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

此之謂內攻之然竄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

曰始將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向曰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齊明

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程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

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

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

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

緩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

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

兒良王廖

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

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方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嘗以什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本關而攻秦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去仰攻也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逡巡趙宋衛中山也遁逃史記作逡巡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善曰李廵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槽音魯善曰韋昭曰大楯曰槽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槽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五臣本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濟曰時周分為二

合執敲苦扑浦以

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銑曰言破南越分為

此二百越之君俛首係頭五臣本委命下吏向

郡也

俛低也係頸目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

以愚黔首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黔首 統曰百家言經史

隳名城殺豪俊

善曰應劭

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 向曰墮壞也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的鑄

善本作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善曰如淳

曰鋸箭足也鄧展曰鋸是扞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于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鋸或為鐻音巨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

因河為池

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

高深廣大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曰壘

上文也

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

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

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

業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五臣本作氓

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

也如淳曰甕古文氓氓人也 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賤材能不及中庸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開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步行至蕪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

天下雲會而響應善曰莊子曰其幡也

贏糧而景從善曰莊子曰其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五臣本

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五臣本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五臣本

鋤耰棘矜不銛善曰孟康曰耰鋤柄也爾雅曰棘鋤也言鋤柄及戟槿也槿巨巾切

鉞於鈞戟長鍛善曰孟康曰鈞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鐔也

如淳曰鈞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鈞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鐔也

濟曰耰鋤柄也棘矜戟也鋤柄為之鉞利也鈞戟鍛皆兵

名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謂九國善

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而也下結切向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倩字善曰漢書曰朔又設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

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

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眾賢羣臣今先生

率然高舉遠集矣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曰率將

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

議者三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

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廢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廢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五臣本為先生不

取也五臣本蓋懷能而不見五臣本不忠也見而不

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齊曰殆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

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

易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

夫談者有悖忽於目而佛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

或有悅於目五臣本順於耳快於心而

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

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五臣有于先生對

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慙傷

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未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

及先人五臣本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故曰談何

善曰如淳曰漢書注

善曰非上所行也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戮猶辱也

注曰戮猶辱也

注曰戮猶辱也

容易

濟曰紛然多兒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

春秋考異郵曰春秋考異郵曰互解土崩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

善曰史記曰中濁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

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

良曰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

陰奉

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

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為墟也

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

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

俞况

終無益於主上之理

卷二十一

五臣本

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善曰愉愉與和悅之兒也孝經鈞命決曰驩

忻慎懼嘔嘔喻喻與嘔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向曰愉愉與嘔嘔進諂之兒

將儼臣

將字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

善曰拂與弼同嚴然矜莊兒拂違也

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善曰論語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至于今稱之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五臣本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

危坐而聽善曰懼敬兒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濟曰懼然驚視兒捐薦去几自與捐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

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

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

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五臣本有水字之陽以見

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能非熊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心合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銑曰負鼎俎是取厚也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

祖誼五臣本作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

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

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奪奪也倫理也臣子

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本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

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

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亡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五臣本作

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作

囹圄虛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鳳皇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

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

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

貞五臣本作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

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

之聲晉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

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

趨學有日矣

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

幸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遁帝堯也

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

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

善曰說文曰蚊蠅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蠅齧膚蚊亡去切蠅莫衡切爾雅曰東西

僕雖豎頑

善曰豎愚也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

濟曰豎豎也達通也文學

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

善曰豎豎也

門

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欷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良曰豎美誠信也

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銑曰介

紹傳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審威商歌以干齊桓

善曰呂氏春秋曰審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向曰審威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越石負芻而寤晏

嬰善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

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

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

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五臣本無也字故毛嬙西

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母倭為媿媿回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皆止先施西施一也係卿子曰問嬈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

是之喜也倭媿醜女未詳所見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媿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

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

常路也良曰咨口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但懸曼贈蒲苴不能以射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

五臣本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贈贈高也列子曰蒲苴子

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銑曰公輸班至巧

也與曼贈不與其弓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

也結繳於矢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善

衝豪涉田而能五臣本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善

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才蔽於無人行衰

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

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一人焉乘輅而

歌倚倪玉雞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蘭緩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良曰輅車也輓輓端木也

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也轉運聲之飄颺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

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

禮文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人力不識寡見禮畢也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

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

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

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

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

故作二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詢其指意

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

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齊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鬱鬱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喻曉也餘同善注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誦之也 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

密五臣本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

君術明而臣道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

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

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

好惡不形 五臣本則是非不分節趨不

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 武砥 夫 凡人視之

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

精練 五臣藏於鑛朴 五臣庸人視

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善曰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

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善本作氓所不能命哉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况天子之德不

詠歌其何以知之魏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

美五臣本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五

信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寥宇宙貌也統曰洋洋盛兒罔無也紛紜衆多兒寂寥曠

遠兒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是以毋歌

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而忘其文學曰書去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

信順如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

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

哉愚竊惑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

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瀾

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皆溢善

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統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

言與向曰怪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

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

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

承燕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占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

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

道濟曰為詠也殆過也鄙取也累厚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

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耆

之老善曰厝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厝眉者皆老稱厝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

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

五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度也馬融

論語注曰罔誣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

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陳立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

行潦翰曰詳審也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

逃九罟不以為虛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

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為衰夷齊取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取周而自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鰓鰓郭璞曰今泥鰓也鰓似立坊郭璞璞山海經注曰鰓魚似蛇毛詩曰九罟之魚鰓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兩水也鰓鰓魚名九罟大網也是以

武謂文王武王也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孔墨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汗其寶玉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丘墨墨程皆賢聖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達舒布也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

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釣魚繳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翰曰同善注倚立也

二客雖窒計沮 與

議何傷 善曰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也窒塞也沮敗也何

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五

本無焉字 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微少巨大措致也

夫子曰否 然曰否

夫雷 耕

霆必發而潛底震動 善曰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

枹 羊七

而介士奮竦 禮注曰介被甲也 向曰霆霹靂也潛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

亦勿疑 五臣有也字 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曰文學先議愚事欲感動前敵之心耳二生謂先生與陳丘子也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 濟曰繹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 五臣

臣之力 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

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

寒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棠謂邵伯也 銑曰雲從龍風聲蟋蟀俟秋吟浮游由

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聲蟋蟀蟲名俟待也 蛭亦蟲名陰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人由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

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

大夏五臣作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

略也五臣無也字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

一人之力也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蓋君為元首

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

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弘之陽宋師大敗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

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有三代以

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

也其實師也 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 霸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僕也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

公楚莊公宋齊桓有管鮑隰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襄公是也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

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窻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翰曰管仲鮑叔牙隰

朋審戚也 匡正也 晉文公有咎五臣本 犯趙衰楚危 取威定霸

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秦穆有王由五殺

攘却西戎始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

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

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姪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

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

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

業也 濟曰王王繆由由余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 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

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

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

諸夏中 句踐有種蠡 禮 洙五臣本 庸剋滅彊吳雪

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

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

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

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銑曰句踐越王名種文種蠡魏文

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去雪恥也 魏文

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

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

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程

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

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

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向曰段干木田子

方程璜皆魏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

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夫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去困也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春秋主曰羽翼輔佐也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銑曰倫喻衣服也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勸慕莫不風馳雨集

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

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翰曰

罷善本有匍匐二字偃息善本有匍手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披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良曰貢

增奉五臣本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

減膳食卑宮觀

省田官損諸死踈繇役振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尊其益吏

善曰宣紀曰令太官省膳省

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脩理

善曰宣紀曰令太官省膳省

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脩理

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脩理

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脩理

乏困善曰宣紀曰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人又曰恤民災

害不遑游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困閔耄老

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翰曰

閔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入也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

縗匿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其痛之及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濟曰

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縗匿父兄之罪而見縗繫者也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尸子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五臣作削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

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

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

臨莅五臣作涖莫不肌栗五臣作慄惛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征佞五臣本作征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佞惶遽也

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佞章容切濟曰慄戰也

言如蛇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忡惶懼兒措置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

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是

是

是

是

是

保民五臣本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

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

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寬柔進淳

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

也睦今海內五臣作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

以下自分神光耀五臣本暉洪洞朗天善曰宣紀曰薦

也亨通也鳳皇來儀翼翼善曰宣紀曰薦邕邕

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擲比善曰宣紀曰鳳皇集曾羣鳥從之尚書鳳皇來

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

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良曰鳳皇神雀

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善曰

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無而字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鈴曰武王

得兵鈴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

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

方臣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國各宣王

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夫名自

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今南郡獲白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

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於

五臣本旗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文學夫子

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五臣本先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天

性僑五臣本寒習俗傑五臣暴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偃

銑曰寒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業在

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備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逐水隨畜都無常處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善曰史

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向其耒耜則弓矢塞馬播

種則扞胡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

倒殪伊仆善曰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

射狐兔用為食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

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仆皆

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

良曰道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

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

是常服檢狁孔熾我是用急銑曰懷來綏安也机動也

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

朝賀五臣本無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憚將人眾

來降鄭氏曰揮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

朝賀正月向曰靈神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

結計沮顏燠齒梟矐閉剪髮黥首文身裸果力袒

徒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

齒未詳又曰大死深目多鬚蓋梟矐也黥首蓋黥題也山海經

曰雕題國在鬱林南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

刻面也燠齒里齒也梟矐眼白也黥首離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懼忻

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五臣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夫

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躍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

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

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

史感德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於淺不能究

識敬尊所聞未剋五臣殫焉善曰黥不明也烏感切

先生謙辭也黥不明也殫盡也

於是一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

既飽以德酒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異州時隗

巽據隴擁眾翼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

據隴擁眾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囂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

歸其有也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

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翰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暨于稷契咸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良曰

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績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

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

五臣作世字

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

五臣本作民

其揆一

五臣本作一揆

焉

善曰周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揆理也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善曰

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

善曰春秋河圖撥命篇曰舍戲農黃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能高辛唐虞

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善曰史記崇侯虎曰

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然後精誠通

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

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

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

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偪起在此

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

王莽然卒潤鑊伏鎖

質烹醢海分裂 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

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

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鎖身醢分裂皆殺也 又況公堯

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

五臣作乎善曰鵬冠子曰無

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頌滿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 良曰么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十求也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

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

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貴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 翰曰六

築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善曰應劭曰爾

翮謂鴻鵠之翼也

雅曰栢謂之椽椽侏儒柱說文曰栢栢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栢乎下也椽音節椽之劣坊 銑曰栢謂之椽梁上椽謂之

椽蓋小材也荷負也 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善曰音義曰筭竹也受一斗論語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速不

勝其任也 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 良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饈喻

王立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 當秦之末 五臣本作時 豪傑

五臣本有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

子家婦而世貧賤 五臣本有今字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

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 善曰史記文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卷三二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

也 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五臣本無陵字 翰

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 其後果定於

漢陵為漢宰 五臣本無宰字 相封侯 善曰史記文 夫以匹婦之

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 五臣本作幾 善曰白虎通曰庶人

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 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孟

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 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由人 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二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

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

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臣本已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濟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

士哺曰豎儒幾敗乃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

公事良同善注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

公襲陳留銑曰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悟戍卒之

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

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

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說言遂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

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

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

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空調護太子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

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以不至

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齎

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吾說之使駢乘監諸將 齊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

祖也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

可略聞矣初劉媪老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媪

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陰切 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

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 及長而多靈有異

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

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卧二人

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 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即呂后也 秦皇東游

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 五臣本 劇 善曰漢書秦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入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

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 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

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

五星聚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按

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故淮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

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

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

舍五臣本作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五臣本作周斯度善曰韋昭曰厭

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

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即段賊蟋蟀趙孟曰

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

鉞之誅銑曰折足之凶則上所述鼎折足也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

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

之觀奠覲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覲幸也覲欲也距

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

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翰曰英雄謂隗囂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也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覲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沐浴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

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

也

也

也

也

也

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

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濟曰言文人所短也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 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

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

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

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

駮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兵尚疾也良曰驥駮良馬也以此賢才之俊逸也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

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而作

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

也 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方遭我手絜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

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卮圓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

猿也漏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琳瑀之章表

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瑀之章表

書記今之雋也

向曰陳琳阮瑀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舉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於辭公辭勝於理

儔也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

聞於自見謂已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

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向其譽譽而為美也

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此四科

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

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

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翰墨見意於篇籍五臣本有不字假良史之辭不託飛

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

不以隱約而弗五臣本不字務不以康樂而加

而演周易物而聲名自至於遠

不以隱約而弗五臣本不字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也 濟曰隱約失志貞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夫然

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曰

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良曰已助句也

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五臣本於饑寒富貴

則五臣本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

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五臣本志

士之五臣本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固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固異以此論感悟

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銑曰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餘同善注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後

也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

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

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

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

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

人共守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

兼親

踈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

向曰親踈者謂天子之宗屬親踈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

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

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

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

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命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善曰齊桓晉文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

伐不義奉於周室也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

宰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

統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傳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

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復得敬懼也

二霸之後篇

五臣本

以陵遲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篇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復陵遲敗亂也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善曰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

之心而猶畏懼同姓蒞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

之國宗姬同姓國也蒞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

亡粉反向曰散消者懼同姓之國不敢為姦逆也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統曰碩

大也言枝葉大茂能
蔭本根故去賴也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

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

善曰史記曰越王勾
踐自會稽歸拊循其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
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京滅鄭并其國

良同善注暨乎戰國諸姬微矣

濟曰暨
及也

唯燕衛獨存

然皆弱小

翰曰燕衛
周同姓也

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

亡匪遑相恤

向曰言自救滅
亡不服相憂也

至於王赦

匿

降為庶人

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
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銑曰

王赧謂周
赧王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
作馳誦詐之術征伐

關東蠶食九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徂
誦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

九國之師道逃而不敢進

良曰誦欺也蠶食者言如蠶
之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至

於五臣本
作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

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
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
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豈非深根固

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

其可謂當之矣

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
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

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
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亡其將亡矣
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
固也 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
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
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六當也秦觀周之弊將

以為以弱

五臣本
作小弱

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

無將字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立郡縣之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政子第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

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

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

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良曰枝葉謂子弟也譬猶

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

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猶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肱股手足也捐弃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是時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

餘歲五臣本作人字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

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爲左右相田

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甲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

亂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

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爲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

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

五臣本作

室何以救其敗亂也

其義至

五臣有於字

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

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善曰史記曰始

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

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 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

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 至令五臣本 趙高之徒誅鋤宗

室胡亥少習剋

五臣本作剋

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

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護賊

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今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

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

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

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

政護賊也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善曰史記曰

宮欲祠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

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

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

兵爭欲亡秦趙高匿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

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人離

潰亂也 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

善曰史記

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

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

後高祖項羽起兵項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

羽殺秦王子嬰也

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

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王謂五等諸侯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

持覆陰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

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

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

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少貌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眾善曰曾子曰鳥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

吐也向曰鳥集言如鳥鳥之集或聚或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

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關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

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絲

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鑿秦

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

五臣本無能字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

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

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

東牟侯劉興善曰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向使

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地

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

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

宮室百官制同京師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

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鼻膠西王卬賈誼曰

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

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內之勢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句曰不從賈誼計也至於

孝景猥用朝五臣本作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

踈者震恐五百本作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

豐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

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

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

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

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銑曰

猥頓也削黜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

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取豐成於文景謂高祖

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之過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

掉哉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濟曰此諸侯地廣而疆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
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
侯疆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

命五臣本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
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
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翰同善注割亦分也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不豫猶不輸也或以耐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善曰漢書曰列

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
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朝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

名九十一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王福薨無子國除銑曰耐酒也漢諸侯助祭飲耐獻金金不

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

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

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善

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

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向曰稱引謂

稱古今至乎五臣本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

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

惠文之間而畔五臣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臣

以字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

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為叛

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亂也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

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

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

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

倖無疆之期

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子弟欲居

帝位傳於無窮者也則以

至于桓靈奄

五臣豎執衡

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曰靈帝時

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

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本末不能相御

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

善曰張超

綈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謂君宗廟焚為灰

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

燼辭宮室變為秦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臣五

本無所字安處悲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良

木荒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取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

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

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

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翰曰鯨鯢大魚吞

喻不義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

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

許縣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

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

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

轍迹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銑曰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

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權

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

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之業

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濟曰磐石大石

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

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
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
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
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榦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
今之用賢

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

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

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無於字百人以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以上百夫長也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

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

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騁其足也良曰衡謂車

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

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五臣本作仆字之者眾也此

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曾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曰

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譬之種

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

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

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

建置不义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以字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

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逆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

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糸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

諱改之也 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同善注奕者圍棋也

蓋五臣本有聞字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

不稱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况於弃日乎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作達也銑曰

悼傷邁過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

累之以日力五臣本此一百只作經之以日力無歲月累若審

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

善曰呂氏春秋曰審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 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審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濟曰同善注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栖遲謂優游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

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

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

日昃不遑暇食用脩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

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

可止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

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

五臣本

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

銑曰素猶心也

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

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

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

勝曰武帝不宜為立朝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

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故山甫勤於夙夜而

本無

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

五臣本

哉

善曰毛詩而字 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

上亦以南陽人斬親之 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職事之府也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

五臣本

博奕廢事弃

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

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

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

物徙棊。五臣本作棋。易行。善曰埤蒼賭賜也。賭丁古切。賜記被切。廉恥之意

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發也。戾恨也。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補萌切。五臣本作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善曰方罫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求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瞭布友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罫中死棊皆生。銑曰枰棋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勝

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

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也。求之。五臣本有於字。戰陣則非孫吳

之倫也。善曰劉向園棊賦曰略觀園棊法於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齊曰孫吳謂兵法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孔子

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

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棊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

置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

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

食而何暇。五臣本無暇字。博弈之足耽。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班固

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盱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夫然故孝

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五臣方作彰。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

也。

親納忠奉於君故得孝友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

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

為盛翰曰勇略之士則受能虎之任儒雅之徒

則處龍鳳之署善曰能虎勇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

蘇武谷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向曰百行兼包

能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百行兼包

文武並驚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

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良曰程誠

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

佐明時善曰廣雅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五臣本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

夫一木之五臣本樨無之字

孰與方國之封五臣本三百孰與萬人

之將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一

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質

博弈矣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

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銑

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

德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

博弈論

張良陳平有計策也善曰孔用之於資貨其是有猗頓之富也叢子曰
猗頓曾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用之於射御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世而鄙賤之困亦遠於身也

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